蜀中廣記

三四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四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四

川西道四

昭覺克勤禪師彭州駱氏子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寳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麽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梨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脱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祇如樹倒藤枯溈山為甚麽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

日已後後鶻趂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
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
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
闍梨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
時拈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
來身不昧個個學無為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
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
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

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
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
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
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
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
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
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
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坐麼生道生涯

祇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消聲一劍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意能剗意能剗句意句交馳衲僧把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憑個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為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謼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

頭便能信脚行信口道等閒拈出著著有出身之路以何為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云庭前栢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答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答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豈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關棙子且不是飣餖底言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者箇便是沙彌底樣子應當學作麽生承當乃曰欲行千里一步為初白日青

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
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
樹縛屋壁座示衆云愛閙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雁宕
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山出手
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
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
脚上床眠歷劫來事秪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
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既

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
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
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老宗範付後事次日沐浴
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荼毘日送者均獲舍利奉靈
骨塔於鼓山

羅浮山顯如禪師益州人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
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

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耶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趣方三昧邪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住後僧問如何是羅浮境師曰突兀侵天際巍峩鎮海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頂上白雲散足下黑煙生

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為僧即出峽依瑯瑘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瑯瑘可之末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閬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惟照禪師簡州李氏子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

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宣和壬寅詔補圓通棄去復居泐潭上堂古佛道我初成正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上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

梨眼睛濕恁麼分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因病示
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
對窓外黃鸝口更多只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
眼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
下作嘔吐聲又云好個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
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
于寺西

法泰禪師蜀人姓李氏自幼業儒為文章有聲忽厭俗

出家得度受具徧游叢林親近諸耆宿於五家宗派皆
妙得其家風獨於圓悟得髓圓悟在道林蔣山皆命為
首座出世説法於德山示衆曰祖師道欲得現前莫存
順逆釋迦老子是什麽破草鞋一大藏教是拭不淨底
故紙達磨九年面壁瞌睡未惺汝等諸人皮下無血眼
裏無筋更向這裏覓什麽椀各請歸堂去又曰法不爾
而爾晴去明來道不然而然雷奔雨驟直得千江競注
萬壑爭流山頭白浪滔天平地人魚共處莫問道芽增

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云看看山僧拄杖子一
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
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讃嘆云諦觀法王
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繩床下座又曰德山入門便
棒平地生堆臨濟入門便喝無風起浪俱胝只豎一指
未免顢頇雪峰輥出三毬小兒戲劇到這裏總用不著
爭如六月三伏甘雨普滋水足東皐禾青南畝農夫鼓
腹樵者高歌古佛家風儼然如在於斯會得共樂昇平

脫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成都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氂如山如岳針鋒上獅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閒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亡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遺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

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門適聖時末透祖師關棙子也須存一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

常齋出坐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答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

哉笑矣哉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筯飫飡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刲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睹師見佛不拜故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

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没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舍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絶隨手放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睹安立諦上是甚麼

還委悉麼阿斯吒出
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為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貽丞以聞悟悟至名曰祖首座師張目眡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成都范縣君嫠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

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没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于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

盤山于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于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旣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旣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麽却有迷有悟要知麽幸無徧照處剛有不明時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見示衆云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師乃出衆云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云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禪床夾云老兄作麽生師云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尚道

靈隱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虵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麽有麽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鉤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即今莫有絶羅籠出窠臼底麽也好出來露箇消

天興間累加封國師仍賜勅誥降銀印師在邊四十餘
年化行功著國朝成化二年已踰七十詔歸彌陀庵優
老焉

本願而現相於峩眉山也名峩眉者昔善財禮德雲比邱時竚立妙高峯而觀此山如初月現故稱峩眉也

峩眉歷代耆宿

西域聖僧名阿婆多尊者來禮峩眉而觀山水環合同於西域化城寺地形依此而建道場山高無瓦埴覆雨雪寒嚴而凍裂不堅故以木皮葢殿因呼為木皮殿云

惠通和尚江陵人也遊峩眉望黑水山峯竒異古有肇公道場欲履之不覺溪水泛阻自念曰我欲往而何往

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鍾願於未來當有
八音四辯庸蜀之銅鍾始於此
隋瀘州等行寺釋童進姓李綿州人周時出家不拘禮
度唯樂飲酒謂之曰此可以灌等身也來去酣醉遺尿
臭穢衆共非之有遠識者曰此賢愚難識會周武東征
云須毒藥勑瀘州營造置監吏力科獠採藥𤢖頭鐵猩
藹根大蜂野葛鴆羽等數十種釀以鐵瓮藥成着皮衣
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尒氣衝成瘡致死藥著人畜肉

表奏反又述法會覘候消息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為諸在獄講釋經論自春至冬諸僧千數衣服藍縷不勝寒酷京師有無盡藏恒施為事會致書曰自如來潛影西國千有餘年正法東流百五許載雖復青眼赤髭大開方便之門白脚漆身廣示皈依之路猶未出乎苦海尚墜沉于險道況五衆名僧四禪家首頭陀聚落惟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衲加以施無緣之慈相升鍾以代鴿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虫今有精勤法

好善因可作衆力可集由是崇未來因作古佛像俾前刦後刦修之無窮乃為規廣長圖堅久頂圍百尺目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以稱之民惟子來財則檀施江湖淮海珎貨畢至債帥金工亦罔不臻於是人夫競力千鎚齊奮大石雷墜伏螭潛駭巨谷將盈水恠亦空時積日競月將歲就不數載而聖容儼然岩岩亭亭岌嶷青冥如現大身瀰虛空界驚流怒濤險自砥平蕭蕭空山寂照煙月由內及外觀心類境則八風澄而愛河靜也余

走祈悔夫專誠一意至忘其身雖迴山轉日可也況弘
我聖道勵茲羣心安彼暴流俾於寧息其應速宜矣而
功巨因廣雖費億萬金全身未畢禪師去世於戲力善
歸仁為可繼也日後有連帥章仇兼瓊者持俸錢二十
餘萬以充經費開元中詔賜麻鹽之稅實資修營事感
夫人之克遵前志諒禪師經始之謀大慮終之智朗苟
利物以便人期億劫以同濟貞元初聖天子命余守茲
土寓乃謀匠石籌厥工庸從蓮花座上乃至於膝功未

李貽孫給事楊漢緇黃咸列論義稱旨因勅天下廢寺基各許重建玄有力焉命畫工圖形於禁中其優重如是與相國裴公休友善同激揚中興教法事八年上章乞歸故山廣明二年春僖宗違難西蜀遣郭遵泰齎璽書肩輿詔赴行在帝接談論欲旌其美令諸學士撰玄師號皆未愜然乃揮御翰云朕以開示悟入法華之宗旨也悟者覺也明也悟達大道悟佛知見又云悟者一刹那不悟河沙刧所以悟者真乗了然成佛之義今賜

慈燈附口上遺表囑令棄屍半飼魚腹半啗鳥獸吾
久與西方淨土有期如斯諱諉訖右脇面西而逝享年
七十三僧臈五十四玄堅守禁戒過中不食蔬菓服惟
布褐卧則蒻秆而六時行道夜卧一更餘則禪坐等視
衆生無貴賤少長待之如一嘗為導江玉壘山神李氷
廟益昌北郭龍門神借受戒法罷其血食時李商隱方
從事河東柳公梓潼幕以弟子禮事玄偶苦眼疾慮嬰
昏瞽寄天眼偈三章讀終疾愈迨乎義山卧病語僧録僧

澈曰某志願削染為玄弟子臨終寄書偈決别後鳳翔府寫玄真作義山執拂侍立焉

唐雅州開元寺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竒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為杖指其痛端無不立愈乾寧初王氏始定成都雅郡守羅某罷任攜廣來謁呼為聖師先是咸通中南蠻王及怛綽來圍成都府幾陷時天王現沙門形高五丈許眼射流光蠻兵即退故蜀人於城北寶歷寺立五丈

僧相後為牛尚書預毀次兵火相仍頽圮殆盡王氏乃
輿廣曰郎之異術道德動人秉此可料理否往吳尚書
行魯曾夢令修吾像方事經營除書忽到請法力成之
廣唯其命徙就天王閣下居一隅小榻而已翌日病者
填噎其門日收所施二十萬至三十萬錢又發言勸人
出材木浹旬咸備令三綱掌管焉光化元年修完厥工
乃循江瀆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以上萬億許皆
浮水面而須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忉利同也

釋永安眉州洪雅人大中八年詣成都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本管寺額歇聖壽寺中十日人未嘗見其登圊旋溺呼為無漏師而內外飲食亦與常人同焉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永安身材么麼而色黧黮判官盧求見之謂為小沙彌不知師已八十餘矣

宋卭州大邑靈鷲山寺點指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孟氏廣政中隱卭南大邑山寺多遊鄽肆中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或與人接必指點而言因是稱焉有命齋食者酒

肉不問率以為常俚人亦不之厭也每至日夕輒市黄白麻紙筆墨實懐袖以歸行數里沉酣至瞑所居之室雖有扉户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有鄰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從之明闇間熟視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而襦裳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旦徴詢其事怒而弗荅居數載卬笮之人咸神異之不知其終

以師之真身建浮屠而局藏之使來者觀相起善芟去三毒回面正法不墮惡道亦師之不言之教也慕安等遂從其謀風神凝然愈久不壞見者謹畏如侍諸側余往年嘗居郡幕識師甚熟後復來權州事師則已化矣歸日枉道過邑詣師塔下旋遶瞻禮悲悼歎息雖然師之面目如生而師之語言已不聞矣嗚呼熙寧五年余知陵州師之孫慕真來詣余求文以銘師之塔余昔既聞道於師也辭將云何乃銘曰是身如浮雲倏生而忽

大師惟慶為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慶博學通古今善為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為趣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塼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為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

愚善吾先君宫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
仕當有立於世為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
惠州其徒孫法舟實來請銘銘曰大師寶月古字簡名
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
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然摩尼歸真于土錦城
之東松柏森森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陸游別峯禪師塔銘云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為嶓
為岷東行紆餘起伏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

特起為三峰摩星辰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峩眉山通義犍為二郡實在其下人鍾其氣為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業文章擅名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棄捐衣冠木食澗飲自放於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為人知不能遂其隱操亦卒至於光顯榮耀者如别峰禪師是也師名寶印字恒寂生惟龍游李氏子世居峩眉之麓少而奇警日誦千言然不喜在家迺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已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説至是復從華

嚴起信諸名師窮源探賾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泉湧衆請主講席謝不可圓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說法於中峯道場迺挈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圓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圓悟舉從上諸聖以何法接人師舉起拳圓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為從上諸聖用者師即揮拳圓悟亦舉拳相

交大笑而罷圓悟歎異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在中峰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傳尚何以說法為欲棄衆去衆惶恐亟趨昭覺羅拜致懇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歸之雖悟印二師不能掩也久之南遊見潙山佛性奉福嚴月菴果疎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留之師潛遯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曰上座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劍門

闞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時經山衆千七百雖着宿名衲以得棲笠地為幸顧為師獨掃一室堂中皆驚大慧南遷師亦西歸焉始住臨邛鳳凰山舉香嗣密印歷住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住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禁都不會菴松竹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意消稍或間濶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峽抵金陵從京口金山金山自兵亂後雖

屢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潭帥張公孝祥延以大溈
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卻而京口之人自郡守以
降力爭之卒逐潭使魏惠憲王牧四明虛雪竇來請師
度不可辭乃入東凡住四年樂其山林有終老之意而
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七月至行在所
壽皇召入禁中以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内賜食
於觀堂引對於選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古宿
云透得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上悅

曰此誰語師曰祖師皆如此提倡亦非別人語上爲微
笑時秋暑方熾師再欲起上再留使畢其說迺退後十
餘日又命開堂於靈隱山中十年二月上製圓覺經注遣
使馳賜且命作序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相與築菴於
山北令上在東宮書別峯二大字榜之紹熙元年冬十
一月忽往見住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
歸取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雞鳴時如期而化奉
蛻質逅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長頂温如

沃湯是月十四日葬於別峯之西崗壽八十有二臘六
十有四得法弟子梵年宗性道奇智周慧海宗璨等得
度弟子智穆慧宗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綽者山陰陸
氏子當以蔭得官辭之從師祝髮上為敕有司定謚曰
慈辯且名其塔曰智光說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為語
錄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湖屬游銘師之塔游
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茅青衣嗅魚潭上今雖老
病義不可辭銘曰圓悟再傳是為別峯坐十道場心法

之宗淵識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海口電目旋
期稱道卓乎澗壑松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鍾
大鏞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為生隱於崦
嵫其可以為終乎　按高僧傳師再出峽住保寧金山
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
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出
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秖轉個拄杖子遂拈拄杖着
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麽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

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秖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秖恁麽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麽生

具後游方叅北塔發明心要得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裩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惟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裩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效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訖謁之致開法於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為汝說破擕拄杖下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
圓具依毘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
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荅師嘆曰義學名相
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造舒州太平演禪師
法席因丐於廬州偶兩足趺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
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
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
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

繞圍爐數帀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異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將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曰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

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逈絕無人處事
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
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
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
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孽乂打地豎
拂敲床睦州一向圓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為人是不為
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能擺
柂張帆抛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艣何日到家既作曹溪

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

安往迺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於靈光臺

側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郭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

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荅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

曰顛倒顛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麽太無端回

顧不覺布衫穿祖見迺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麽生師曰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清溪次

蜀中廣記卷八十五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